

淡之頌

論中國思想與美學

余 蓮◎著
François JULLIEN

卓 立◎譯
Esther LIN-ROSOLATO

ELOGE DE LA FADEUR

A partir de la pensée et de l'esthétique de la Chine

淡之頌

論中國思想與美學

ELOGE DE LA FADEUR

A partir de la pensée et de l'esthétique de la Chine

著 —— 余 蓮 (François JULLIEN)

譯 —— 卓 立 (Esther LIN-ROSOLATO)

策劃 —— 林志明 (LIN Chi-Ming)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淡之頌：論中國思想與美學／余 蓮 (François
JULLIEN) 著;卓 立 (Esther LIN-ROSOLATO)
譯——臺北縣新店市： 桂冠，2006[民 95]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譯自：ELOGE DE LA FADEUR : A partir de la pensée
et de l'esthétique de la Chine
ISBN 957-730-555-5 (平裝)

1. 哲學-中國 2.美學-中國

120

95002928

P0001

淡之頌：中國思想與美學

ELOGE DE LA FADEUR

A partir de la pensée et de l'esthétique de la Chine

著者——余 蓮 (François JULLIEN)
譯者——卓 立 (Esther LIN-ROSOLATO)
策劃——林志明 (LIN Chi-Ming)

出版者——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 231 新店市北新路三段 46 號 2 樓
電話——02-2916-2211
傳真——02-2915-5439

法律顧問——端正法律事務所
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

物流——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225-6562
傳真——02-2225-8783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 800 號 11 樓之 2

初版一刷——2006 年 2 月
網址——www.laureate.com.tw
E-mail——laureate@laureate.com.tw

本書若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ISBN 957-730-555-5 定價 —— 新台幣 168 元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老子》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

《中庸》

原 序

我們才剛剛觀察到平淡的一個特性，這個主題就往四面八方開展。原則上，這個主題對不同的知識領域彼此之間所建立的界線毫不在意，因為平淡正意謂著中庸，所以是一切可能事物之起點，並且使它們互相溝通。

平淡的特點，是它無法被任何一種特殊的決定因素固定下來，因此能夠變化無窮；平淡的主題在中國文化中也不斷更新，從未受到侷限；儒道釋三教使它更豐富。它表達了各種藝術——音樂、繪畫、詩詞——共同具有的理想。

要提說「平淡」——其特點便是拒絕有特點、不引人注意且含蓄——，我們當然應該試著不衡量輕重。我因此克制自己，不把這種直觀發展成一個純知識的對象。然而這樣的省略並不等於簡化，（因為事實上沒有什麼需要簡化的，不過，事物的純樸倒是很難說得出來的）。我們的時代講求文化標準化，它是在文明和「文摘」之間「來回轉換」的時代。可是，每一個詞義在歷史中的特殊演變過

程，一旦人們不再耐心去注意觀察，它就失去了意義。

這是為什麼我希望讀者盡可能靠近本書中所舉的例子和所引用的文本，但願讀者能自己體會什麼是平淡之音、什麼是平庸之義、什麼是淡然之畫，但願讀也能有最大的鑑賞空間，容許他解釋其個人的經驗，又能從遠處觀看各種文化，並且在它們之間漸漸找出可資比較的要素。

這個問題，我十多年前就開始思考了，但只將它侷限在我的博士論文的一章中的一部分。從那時起，這個問題卻反而顯得越來越重要，而且跨越了好幾個其他的研究場域。正如中國人不斷的重複說，如果「人人都有能力分辨各種味道」，「中庸」（「道」）的平淡就是「最難分辨的」。然而，平淡卻永遠品嚐不盡。

所以我又開始重寫了。

淡在喜中－代序

《淡之頌》法文本在 1991 年出版，兩年後即再版印行，而英譯本及日譯本亦先後問世，可是與它血脈相關的中譯本，卻一直不見行於坊間。此書風行歐美，卻迄今卻無緣與中文讀者見面，殊覺遺憾。所以當知道卓立接下這項翻譯工作時，甚感高興。她開始翻譯此書時，曾經把一些難以處理的地方，提出來與我討論。之後每完成一章節，必讓我先閱讀，遂此我得以參與其翻譯的全部過程。除了佩服她態度之認真，審事之慎密，我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供她參考。這樣，在與她不斷反復討論、互相切磋的過程中，自己亦不覺地走進了中文語境中，那個深邃的「淡」的世界，這是令人心生歡喜的「淡」。是故，當她邀請我為中文譯本的出版作序時，我便欣然應允。

然而筆者與本書更深的另一因緣，是與余蓮先生昔年的交往。其實說「交往」，不過是彼此間問學論道的那種淡淡的君子之交。記得在 1978 年，他結束了在中國從北大到復旦的兩年求學生活，來

到香港，出任中法文化的交流大使。是年，我在新亞研究所徐復觀老師的課堂上初次認識他。那時老師開的課中有「文心雕龍和中國文學批評」，余蓮先生每課必到，每到必專注聆聽。他常提出問題，時有創見，而老師的回答，則宏肆八方、明析透解，常為課堂劃下了精彩的句號。這一年，我剛好畢業留校工作，所以有更多的機會與余蓮先生課餘討論。猶記得，我們曾經怎樣從陸機的《文賦》，說到江左餘韻；怎樣從禪宗公案，說到王漁洋領悟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彷彿千古文風，都在胸臆，一時之間，興緻高昂極了。不覺間，這些都已經是將近三十年的事，當時大家都年輕煥發，那時老師還健在呢！因為有這段交往與回憶，今次能為《淡之頌》寫序，於我便又多了一重意義。

余蓮先生出身於法國一所最優秀的學府，專研西方哲學，特別是在希臘的古典哲學方面，有著極為深厚的素養；不過，他後來卻選擇了中國這個遙遠的東方文化，作為多年以來傾力研究的對象。根據他自己的表白，這個選擇，既非出於那種對「異國情調」的追求；亦非純粹由於對中國文化的醉心嚮往。他背後的出發點，其實是為了透過對一種迥異文化的探索，使自己固有的思想體系，得到相摩相盪，不斷更新。而環顧世界，從語言的結構，到生活或思想的模式，整體地與西方截然不同的，只有中國。於是他便在這塊遙遠的國土上，開始了他

的耕耘。此外，余蓮先生曾表示，他工作中遇到最大的難題，並不在於中西思想的不同，而在於彼此由來以久的漠視。兩者之間既獨立發展，又漠不相關，遂形成了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他嘗試直探中國哲學、文學與藝術的本源，藉著對其中與西方文化有極大的差距，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課題的探討，重建中西對話的場域，以達成二者之間的相摩盪。《淡之頌》便是他多年探索其中的一項碩果。

《淡之頌》是一部對中國之「平淡」的審美觀重新審視的論著。此書的寫作，並非出於偶然。余蓮先生早在是書出版的十多年前，已經對「淡」這個主題開始思索。一些相關的理論成為他日後博士論文中的一環，但「從那時起，這個問題卻顯得越來越重要，而且跨越了好幾個其他的研究場域。」於是他又開始重寫了。

「淡」，在中國文化裡，被視為一種非常重要的品質。然而在西方，無論是早期的黑格爾，用「平淡無味」來形容孔子的話語；還是近期的羅蘭巴特，以「平淡的場域」來描寫初抵中國時，他感覺到卻未能領悟到的氛圍，「淡」之於他們，都不含正面價值。是故頌讚「淡」，就是與他們的習慣、他們的常理背道而馳。余蓮先生拈出這個字，正緊扣著中西思想的分歧點。他開宗明義，指出「淡」並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體驗。他以平淡為中庸之道，是一切事物之起點，能使其互相溝

通；而中庸，是不被覺察，它普遍存於萬物中，沒有獨特的符號，沒有任何引人注意的「味道」。味道是對立和分辨的起因，只有淡而無味才能使現實從不同的方向彼此聯繫；《淡之頌》一書，展示了「無味」的開放性，它能使我們跳出纏擾，得以無羈無束，得以從外在世界、從感官刺激、從一切虛假而短暫的強烈感受中釋放。這種以「平淡無味」來比喻中庸的本質，開啟並提高了中庸倫理中的藝術價值觀，帶來了突破性的震撼。

余蓮先生從「平淡」、「淡然」、「漠然」和「淡而無味」等語意去極盡「淡」的境界，其間相即相關，是一切的本源，又是一切的終歸。它是儒釋道三家思想的共相，見諸中國文化的各個領域：從君子的處世到才性的品評；從繪畫、書法、詩歌、音樂到飲食烹調。《淡之頌》一書，把它的全面性向我們揭示。其思路綿密，文字曲折幽遠，往往發人深思。在第六章〈性格的平淡〉裡，說到「在那些態度冷淡而從容的人物身上，看到他們豐富的內涵」，而「這種豐富的內涵，也顯露在中國的雕塑上，那是來自佛教的啟示的首度綻放的光彩，今天還可以在石窟裡的佛教雕塑觀賞得到」，接著引用喜龍仁的說話佐證，最後以一段含有深意的文字作結：「印象的轉瞬即逝、餘留、清澈和神韻，甚至『幽灰淒涼的』氛圍：這許多的淡然補充點，使它開始晉升為藝術作品」，言盡而意留，

提供讀者想像的空間。在第八章〈沉默的音樂〉裡，對「大音希聲」更有著極盡曲折的描寫。以下幾句頗能道出其中神髓：「在琴音徘徊不前和欲要消失之間，為了更能體會那靜默至美的和聲，只有訴諸彈奏出來的樂章，它從這和聲湧起，亦在當中消失。」

余蓮先生除了深諳中國經典、引詩援詞，層層推進，直契「淡」之宏旨，更以他自己深所體會的西方文化相扣，是故呈現給讀者一個更遼闊、深遠的視野。在第九章〈聲音的平淡〉裡，說到「遺音」的問題時，他便借用法國文學家暨文評家摩李斯·布朗修引用海德格的話語，析譯李白〈聽蜀僧濬彈琴〉詩中的「餘響入霜鐘」一句：「將從『非詩語言』的嘈雜環境湧現的詩詞，比作一座掛在室外的鐘，說『一場輕飄飄的雪落在鐘上面，就足以使它振動』」，對詩中意象的感受與體會，提供讀者另一參考蹊徑。

從「餘響」說到「餘味」，〈淡在文學中改變符號〉這一章，先向我們展示「平淡無味」在中國文學評論中，如何從開始的負面價值，演變成重要的審美標準；然後從「韻味」和「風味」這兩個特徵，帶出了那無盡的「餘味」。以下這一段詩意盎然的描述，可謂深得箇中三昧：「一方面，文學的韻味最常與真情相關；它尤其以意義深遠的方式，配合著觸景傷情，以及隨景即興的那種獨特的遐思

追憶。另一方面，眾人特別讚揚文學風味那種難以捉摸，而同時取之不竭的特性，因為它到處飛揚，如風般的輕盈散漫；而且如風般的使人不知不覺地被它包圍著：『深文隱蔚，餘味曲包。』」。

《淡之頌》一開始，便以倪瓚的畫中山水為例，說明平淡不僅展現一種藝術效果，它還表達了智慧：「單調的、單線條的山水反而涵蓋所有的山水，一切皆融於其中，互相吸納」。那麼，對於王蒙那種「筆觸稠密、色彩斑斕、細節繁複」的畫面，又應如何解釋？其次，詩歌方面，陶淵明、王摩詰等的田園山水詩純淡至美：「在於一種從不強調的感覺，它任由現象和境況顯現，但絕不讓人們受其牽制。」但韓退之所主張的「豪放奇險」的詩風，又應如何面對？再者，書法方面，「鍾王之跡，蕭散簡遠」：「一種從別處來的靈感所引起的稍縱即逝的痕跡，『遠遠地』賦予它們生命」。然而，張旭的書法「涵蓋了『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而且在這樣的騷動當中，不斷地變化（『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我們應如何衡量二者之間的藝術價值？《淡之頌》一書，在〈味外之味，景外之景〉與及〈平淡或力量〉這兩章中，圍繞著這些問題，反覆申述，上下求索，彷彿柳暗花明，讓人有不斷的驚喜。

在〈『超驗性』是自然的〉這壓軸一章，「平淡」最終走到了中西文化的對話點：「平淡是人

意識中一種全面性的經驗，它以最根本的方式表達我們身處世界中。當我們從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這樣的兩種傳統對立情況，過渡到浪漫主義之後的現實主義（就十九世紀末法國藝術上和感覺方面來說），我們就更能評估這種身處世界中的感受；當詩開始令世界和人的精神深陷其中，因而變成所有豐功偉業爭相拓展的場域；又當巨大的激情抒發後，感官的強烈欲求舒緩了，而發現了人心內在的無拘無束。」在一本很重要的法國文學評論：《詩的深度》一書中，有一篇精彩的文章：〈魏爾廉的平淡〉，對詩人魏爾廉的作品，形容為「休息、靜默、放鬆、敞開」。魏爾廉式的平淡，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境界？與中國的「平淡」能溝通嗎？《淡之頌》在這最後一章中，就二者的關係，作了精闢的論述，我讓讀者自己去尋求答案好了。

岑 詠 芳

2005年11月寫於巴黎

目次

原序 i

代序——淡在喜中（岑詠芳） v

1. 改變符號	1
2. 淡的山水	11
3. 淡—漠	17
4. 中庸之意	25
5. 社交中的淡	33
6. 性格的平淡	39
7. 「遺音」與「遺味」	47
8. 沉默的音樂	51
9. 聲音的平淡	63
10. 淡在文學中改變符號	71
11. 平淡的意識形態	83
12. 味外之味，景外之景	93
13. 味的「邊緣」和「中心」	109
14. 平淡或力量	119
15. 「超驗性」是天然的	133
譯後記	141
引用書目	147

第一章

改變符號

人人首先都會以為這是個悖論，因為頌讚平淡，欣賞淡而無味而不欣賞有味，這簡直是和人們慣常的評價背道而馳，且以壓倒常理為樂。然而，在中國文化裡，平淡被視為一種價值。尤有甚者，它被看作是品質，「中」之質，「本」之質。在中國古代思想中，不論是為聖人作像或是論道，這個主題早已非常重要。它因此豐沃了中國人的美學傳統。中國人所發展的藝術美學，不僅因為這種對平淡的直觀而更有深度，同時還使眾人對本質上的淡更**敏感**。是故，遂有任務藉由聲音、詩詞和繪畫，將它顯露傳達出來。淡就變成了體驗。

當我們內心裡曾經視為矛盾的事物，轉化成顯然的事實的時候，當平淡在我們西方人眼中轉變成另一個符號，有了不同的價值的時候，我們才會頓然覺得中國文化熟悉、親切多了。當我們——超越我們思想的機械反應，掙脫我們的文化束縛——看見淡**可能**蘊藏的正面漸露端倪時，我們就進入中國了。至少進到中國文化的精髓。那不是最光彩奪目的部分，也不是最講究的部分，而是最淳樸、最基本的部分。

我們於是看到這個問題提供的方便。我們不從理論的架構上去作比較，因為那是使用多少有點複雜的方法（例如將「中國思想」和「西方思想」面對面比較），把我們所以為然的事物並列觀察。我此處所作的比較，不需要媒介，直接在個人內心裡

進行。這只是在我們的判斷裡，去感知另一條可行之道。可這條道路是在什麼程度下才算是「不同的」呢？我們越研究這個題目，就越發現它開始時雖然使人困惑不已，然而追根究底，還是一個「自然的」主題，因為它也存在我們裡面。

羅蘭·巴特 1975 年從中國旅行回來，他的旅行報導只有幾頁，（隨後由克利斯丁·布爾括出版社以《中國怎麼樣？》這個煽動的書名出版）。我們記得，差不多在同一時期，巴特也到中國鄰近的日本旅遊，這個國家在符號方面帶給巴特許多快感。可是，他就中國之行所寫的寥寥幾頁，只表達了他的保留態度，他的「沉默」。他的快感不在於發現其他的符號，另一種「釋經學」，而是指出符號的不存在，觀察到我們感官上的貪婪**暫時擱置**（他文中強調該字）：

「我們把象徵符號的騷動拋到腦後，面對一個極廣大、極古老又極新的國家，那裡人民表達意義的方式非常樸素，樸素到甚至很罕見。從那時刻起，我們發現了一個新的場域，一個極細緻的場域，或者說得更準確（容我大膽地使用這個字，而且稍後還要再用），一個平淡的場域。」

他此處**大膽**使用「平淡」這個字，這種方式其實頗有意義的。他既要表明，他特別捨棄其他比較